

古芸堂筆記

畢

古芸堂筆記卷之一

常州柳得恭 忠風

麗華即羅敷

尹洙馬光遠曰古詩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漢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麗華之
最可解羅敷之美不可解其實陰麗華即陌羅敷也張
麗華即張羅敷也羅與麗敷與華古字通用美女多以
此名尹洙於子學此段頗罕人言寫五書不與未道者
古音兒律

其地勝覽曰公州之山如公字故名州余愛遊公州不

見所謂公字山公州有熊津故亦號熊州熊津俗稱古
音兒津古音者東言熊也唐置熊津都督府於此北史
曰百濟都固麻城固麻與古音兒音相類蓋言熊城也
意者百濟時此州稱古音兒州古與公初聲相類因為
公州癸卯九月十九日渡古音兒津舟中書此

蓋蘓文蓋金

唐書蓋蘓文或號蓋金余意東俗金謂之蘓伊喜以此
名兒祈其堅如金也蓋蘓文之或號蓋金者以此金復
海蓋皆高句麗之金州亦名蘓州尤可徵也

醉如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周
澤一日不齋醉如泥者是也徐而中言興陽海上人呼
海蔘為泥獲海蔘者欲其不腐以酒淹之此又醉如泥
之義也

閔廟碑

十餘年前與懋官次修春日遊城南閔廟桃花盛開觴
詠花下南牆內有碑苔暗以餘酒噴而讀之甲辰夏余
直尚衣院過騎省李薑山佐郎李雅好金石適遣吏搨
關廟碑來宛然舊日所讀也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
九月穀朝欽依管理朝鮮備倭軍務直隸永平府通判

浙東五雲養吾陶良性謨書略曰經理楊公攻倭酋清
正於蔚東值冬兵凍餒而還遊戎賓陽陳公寅創甚臥
漢都神崇之陽夢武安王諭曰汝疾無恙當起從四路
破賊覺而異之次日復聞載道喧傳閔聖已出山海征
倭倭平當有日矣陳創頓愈因卜吉相土於寓右朔廟
安像大司馬邢公誓師於廟中四路進兵水陸大戰每
見攘攘雲霧溟渤間有戈甲聲我兵勇氣并倍擒斬屢
百十渠魁授首七年之殺氛迅掃十里之窟穴悉平
碑文
此止我東之有閔廟蓋自此始

功名富貴兩忘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本
短籬風雨四時香此明葉子奇詩也一日余訪李薑山
書此詩置案上方默視余問何故薑山曰六七年前懋
官飲西城酒家壁上見此詩昨年朴燕巖遊熱河酒樓
壁上亦見此詩酒人懷抱天下皆同可嘆余一諷詠謾
言曰三百本花亦有意乎薑山舉扇擊案曰妙妙三百
之數準四時若是詞也必曰三百六十本後舉此以言
於懋官懋官曰固哉為詩也此特舉大數耳駭駭三千
三百維羣皆有所準乎今世說詩宜莫如二李而議論
之不同如此

暹羅國表

乾隆五十年回還冬至使臣以暹羅國漢字表文騰

啓其文曰暹羅國長鄭華叩首叩首上貢大皇帝陛下

萬歲萬歲萬萬歲伏以皇恩浩蕩澤及遐荒聖德宏敷

光臨海隅念故父任政暹羅遣使朝貢業蒙容納不勝

榮幸何期更邀隆遇格外加恩懷遠屬國無微不照使

華感激無地補報無門茲華繼嗣父業當繼父志供奉

貢典不敢少怠聿修厥職永效忠誠但華僻處海隅遐

荒粗定今脩方物來朝貢禮誠難合式俯思鴻慈鑑華

惓忱必沾涇育茲謹虔脩金葉表文公象一隻母象一

隻龍涎香外一斤內八兩金剛鑽外七兩內三兩沉香
外二斤內一斤冰片外三斤內一斤八兩犀角外六個
內三個孔雀尾外十斤內五斤犀皮外六百張內三百
張西洋毳外二張內一張西洋紅布外十疋內五疋象
牙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獐腦外一百斤內五十斤
降真香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白膠香外一百斤內
五十斤大楓子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烏木外三百
斤內一百五十斤白荳蔻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葶
撥外一百斤內五十斤檀香外一百斤內五十斤甘密
皮外一百斤內五十斤桂皮外一百斤內五十斤藤黃

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蘓木外三千斤內一千五百
斤特差貢使怕史滑里那突朗喝汶卷呢霞唵撫突朗
拔察那丕汶知突汶丕丕洿遮辨事甫赴恭進金闕懇
蒙容納華不勝感激榮幸之至冒呈

龍骨大

我國所稱龍骨大卽英俄爾岱也馬夫大卽馬福塩也
八旗通志英俄爾岱傳曰英俄爾岱達音布伯父之孫
生而多智略勇敢善戰天聰十年蒙古諸貝勒與八旗
具勅以大宗功德日盛議定大名咸謂當并與朝鮮王
議之因各作書遣英俄爾岱及馬福塩尼堪率內外諸

貝勒使者往會議比至朝鮮請見國王竟不接見在
內諸貝勒及外藩蒙古諸貝勒書亦不納改變常禮令
英俄爾岱等至議政府議事又設兵晝夜防守英俄爾
岱等大疑之卽率諸使者於王城中棄民馬匹乘之突
門而出朝鮮國王遣人持報書進給英俄爾岱等又
以書三封諭邊臣固守邊疆英俄爾岱等并棄之以聞
崇德元年太宗征朝鮮英俄爾岱留守京城二年十二
月大軍凱旋英俄爾岱馬福塔來迎擢爲戶部尚書實
心任事凡十餘年娶多羅饒餘郡王女爲多羅額駙奉
職精勤任事敏斷順治五年二月丁卯卒生三子長伊

圖襲公爵

侍文止此我

朝斥和大義雖以彼人所記觀之

可謂凜然矣且考傳文丙子之役龍骨大馬夫人實不
東來或留守其京城或來迎其大軍三田渡碑則曰有
若英馬諸大將承望命相屬於道此文亦載清一統志
與傳文不合其可疑也我國人咸言龍馬二胡而尼堪
則蔑蔑無聞者何也宋人惡兀朮我人惡龍骨大以其
本侍觀之宗弼也英俄爾岱也皆沉毅大臣也世稱龍
骨大欲覘我國為承政院使令者三年所未解者呼司
謁之轂未知信否考聞國方畧英俄爾岱佐英國爾岱
丙子果東來可見旗志之誤

新羅王樓姓慕姓

符秦時新羅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梁普通二年新羅王姓慕名秦使人隨百濟獻方物隋文帝時新羅王金真平遣使來貢按三國史新羅朴苻金三姓相承而秦時有樓姓王梁時有慕姓王則非特三姓也三國史真平王名伯淨真平者謚也非名也隋東蕃風俗記新羅金姓相承三十餘葉其王至今亦姓金三國史新羅自始祖朴赫居世至真平王為二十六世非三十餘葉也又非一金姓也新羅一十年茫茫不可考如此

黃海道觀察使狀聞登州榮城縣馬到河村漁戶何池
生等四人漂到助涸鎮問情譯官問你們船裏甚麼魚
答都是合樂魚視之我國所補真魚也

對馬島太守

倭之法關白不朝西京倭為望都而死革其世各島太守不

朝江戶

關白都

而死革其世乙巳秋對馬島太守平某死

蓋未嘗朝江戶者也本島奉行

島人為質在江戶者

與江戶執政

密議以太守弟死赴江戶而其弟冒行太守事館倭遂
欲諱朝廷宣言我太守死而復生某府貳之訛得其

實狀聞

唐鞋雲鞋

網巾之為 皇明制人皆知之唐鞋雲鞋不知其為何
代制按顧亭林日知錄引內丘縣志曰萬曆初庶民穿
膝鞞儒生穿複臉鞋非鄉先生首戴志靖冠者不得穿
廂邊雲頭履至近日而門快興率無非雲履顧說止此複臉
鞋似是唐鞋雲頭履似是雲鞋但膝鞞之制未詳意者
卽見庶民所穿孤鼻鞋歟然則唐鞋雲鞋亦為 皇朝

制

金使曹士元詩

輿地勝覽金大定甲午金使至楊州檜巖寺觀筆蹟一

人曰貴人筆一人曰山人疏筭之筆寺僧以高麗王子
僧圓鏡筆告兩人皆喜其人之有中乃題詩曰王子膏
糲氣半存山僧蔬筭尚餘痕顛張醉素無全骨却恨當
年許作髡金使者可謂善於賞鑑而姓名不傳按金世
宗大定十四年甲午為宋淳熙元年高麗明宗四年而
金史世宗本記及交聘表是年十一月戊申以鑾儀局
使曹士元為高麗國生日使此詩或是曹士元所作邪
中州集書畫譜中俱可以補是時西京有趙位寵之亂
故金使逡迤從楊州進開京

嘉山童

尹砥平守翼言少隨其大人仕所三登縣見嘉山童嘉
山童者縣之黃鶴樓前村氓之子也童母素無子屢禱
于嘉山寺彌勒佛夢佛降其家言汝今有子矣其日童
之父遠賈而還有娠生子名嘉山童十五而娶十六暴
長絕肥宛然彌勒佛騎牛往其妻家江東縣凡折三牛
之脊自此不復出矣邑宰欲招見聞其不可入公事小
門遂不招尹初不信往見之從者或令勿驚至其家通
辭為戶開視之不覺駭然有濶頭小似不相稱徐察之
其頭著五帽聯三為下聯二為上大可知也不著衫袴
只一單布大衾圍項而坐指如腕腕如股股如腰渾身

黃蕩、不可正視一日食飯三盆羹三盆所能者紙牌
象戲人莫能敵縣有二淫倭無畫無夜連抱而奸之二
妓顏色萎黃徃徃相妬人皆唾罵童本富户子家產從
而蕩盡二十餘歲而死此所謂西藏禪投胎奪舍者歟
吁可恠也

北俗

有一北客言其俗之禮曰喪三年將軍殺狗噉之極充
健祥日親戚齊會持告豚徽加之疾走而避未滿三十
里為追者所獲者鄉黨議其不孝任河陽希澤言其為
河陽時有人在山谷中截女人為三段軍校縛而告馳

往檢之血肉爛熳周尺量其脇為四十二尺刑訊行凶
人乃北關人也其供云挈妻流寓不幸病歿去肉收骨
歸葬故鄉北俗自來如此早知其為大罪何必乃爾覆
檢時供如前竟斃於杖北俗之可駭如此此卽夫餘沃
沮之遺風也三國志夫餘傳註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
榮喪主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諄引以此為節又復漢
書東沃沮傳其葬佐大木槨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
乃取骨置槨中家人共一槨咸鏡道古沃沮之地而沃
沮之北與夫餘接也

倭俗

己酉春自京師挂席還郡遇松山李生早與之同舟聞
其客遊萊府問倭事生曰屢遊館中與二倭相熟一日
携譯官就訪之一倭指一倭曰此君有喜事昨聞生男
之報矣素知其立番有二年恠欲問之譯官以指觸脇
故不復言出館門問譯官曰君何故止吾言耶譯官曰
倭俗遠行以其妻借朋友生子則因為己子妻猶田也
子猶穀也他人耕之亦當收稅也倭性毒惡君犯其忌
諱故止之余聞此言一場胡盧

楊根樵夫

楊根樵夫以能詩聞於國中其詠白鳥曰東湖春水碧

於藍白鳥分明見兩三柔櫓一鼓飛去盡夕陽山色滿
空潭藉々人口士大夫多與之唱酬樵夫姓鄭名耒鳳
自弭樵夫水青里呂氏青衣余守郡之翌年己酉樵夫
死樵夫子以里仕出入府中索其遺稿以壞爛數紙耒
猷奉謝箕嶽一首曰仕遣羈愁到鬢華江樓幾日卧烟
霞閑中棋局桶仙吏醉裏湖山是我家睡與鴉鷗依古
柳夢隨孤蝶覓新花危欄極目驚春早雨後長堤遍綠
莎頗為合作樵夫賤人也而以詩名古奇矣以其賤人
也故名亦過之

黃州盜

黃海兵虞候捕一盜以治盜大棍打三十皮肉離披血
流庭中分付着枷下獄盜蹶然起坐仰視曰令監囚我
耶吾之受棍欲傷則傷不欲傷則不傷令監頗怒故為
之見血可以放我矣囚我無益虞候擊案大怒又打十
棍疊着二枷大叱曰爾焉敢乃爾盜大笑曰二枷何有
哉以兩手納額下喜然裂衣之擲于地上二枷分為四片曰
如是故囚我無益不如放去虞候駭不能復言急呼兵
房軍官告于兵使盡得入番巡牢及鐵索十餘條渾身
畢縛着以大枷鐵索枷門囚之獄中翌日視之枷已裂
矣索盡絕矣盜不知去處虞候李竹山尚說之兄尚訥

也李竹山覲其兄黃州中營見此事後與余同推利川
囚言之

龍門四菜

龍門山跨據楊根砧平兩邑之界龍從大山也山之菜
有曰翠其葉微圓而尖徑可三寸背白宜羹料一種翠
蹄態翠葉大三倍於翠微圓不甚尖如馬蹄形亦號馬
蹄蔬生熟俱可裹飯而茹牙頰芬馥元楊允亨灤京雜
詠曰更說高麗生菜美搃輸山後蘼菰香註曰高麗人
以生菜裹飯食之此風亦云久矣郡之菜薄翠謂之嫩
蔬熊翠謂之香蔬通補嫩香蔬饋遺京師故人及待過

客莫不欣謝龍門之翠名滿一國至以為畿內關東諸
峯照見龍門慶生翠然後香而可嗽云可謂惑之甚也余
龍龍門菜餽閣中諸學士詩曰龍門山色蔚藍如艸
樹陰濃孟夏初士大夫當知此味辛甘菜配藪香蔬辛
甘菜者當歸莖也亦生於龍門山春晚自茁者可殖可
炙而不如盛冬土室中大養者畿內六邑立春日封
進辛甘菜本郡其一也每歲十月山下民每戶米納三
十五本計戊申米納為五千五百六十五本立春前五
十日作土室種其中日熾炭三四升許隱映之視其漸
茁稍增炭及至立春前四五日櫛然而抽瑩白如銀

釵股刈出用嫩紙拂試具公服監封四筍得封餘挿蜂
蜜嘗之美味無比此山又生山芥卽芥之自生於山者
也初春雪消時和根米之摘其芽葉煎水一碗許將芽
葉投水中密封其蓋使不得洩氣置暝室中少頃吸之
烈香通鼻可謂菜中之仙品然飲食芻豢之餘食山芥
道方知其美藿食者不必知是宜於貴人而不宜於山
人者也

顧曉之詩

庚戌正月二十九日校書外閣李懋官携示白下尹判
書燕中談艸數紙有顧曉之云叔詩三首城南曉眺云

斷橋南面望，盡夕陽川漁市散。遙岸人家生暮烟，天
空兩去翼。海上一歸艍，極目蒼茫意。江湖訖幾年，題秦
時鏡為子畏師云。鹿失鏡隨去，重磨慨計年。分明李斯
篆，消爍楚人烟。井潔泉無地，雲空月滿天。離宮三十六
會照，后妃眠。見說阿房裡，明里萬點新。幾同人到漢，獨
與月為秦。佛黛二川曉，句朱六國春。濃華銷歌盡，留照
老禪身。云叔壽里未詳，可是五六十。年前人惜其消沉，
於敗紙之中錄存三首。

日本僧竺常文

日本僧竺常記鈴木傳藏事曰：甲申四月七日，賊殺朝

鮮都訓導崔天淳于館而館中人曰曰昧爽有一人黑
衣佩二刀走而踰垣而背見焉稍々疑對馬之人既又
聞對馬譯士鈴木傳藏之逋竄也然以使者事一切係
于對馬旬當而對馬侯實儼在斯故雖縣官未之按問
已居五六日未有發落使者具狀訴寃亦滯在對馬不
發於是兩長老訊問對馬得其狀以事不可已遂白留
守安部侯源某卽急遞以聞江戶云且事繫險艱雖留
守法當待令下而後舉之乃源公則謂有司曰此大事
不可坐滯久吾使兩監司糾治之苟有坐吾伏罪廷矣
兩監司者在浪華總管戸口而布政令者也然一奉承

留守是行於是兩監命有司舉發捕獲傳藏從父茂一
從兄僧某連逮者十餘人俱下獄茂一實黨傳藏而其
奴從傳藏以逋而僧某者居城東小橋舍匿傳藏數日
謀使其逸云於是日辜罪人出館下兩監臨殿考掠脩
至而傳藏尚未獲也物色大索四方浪華有垣外云者
乃團戶類也管轄化子唱門尾舍伎戲之倫賤不與民
戶齒其屬分處市門村墟掌守衛呵禁每有追捕搜求
之事必受命官吏登時支類脉通雖僻地遐區莫不便
達又能習持擊各持金吾尺餘格人莫不立拉又有木
戶云者在戲場門上以掌出入

浪華戲場
在道頓港

亦以看人衆

多故命職與垣外同也亦皆習搏擊持金吾於是發垣
外木戶五百人購永四方令曰凡路逢可疑輒便執之
語人者宥又設闕海門以察船客每日執人二三而傳
藏尚未獲也越十八日傳藏從一奴過小濱小濱距浪
華西六十里許道邏者覩傳藏疑之乃跡入一酒亭使
亭主先試之傳藏坐命酒亭主前語言及官索傳藏大
嚴奴色變手杯振戰亭主退則又屬耳私語衆既簇擁
遂捕之蓋傳藏告疾自免住小橋數日又遁之京師及

龜山

龜山在丹波

間闕不得意欲偽為有馬溫泉之遊

有馬溫泉

津距浪華西北九十里

路出小濱而終被捕獲翌日檻車送之館

下是日江戸報亦至命對馬侯曰事變匪輕當嚴覈之

今遣監察曲淵勝次郎就以督治其喻使者使知斯意

留守郎召對馬侯兩長老以屬翌二十日對馬侯兩長

老俱見三使以傳命云兩監掠治傳藏盡得殺天淳狀

下獄二十八日曲淵勝次郎自江戸至兩監具告罪案

於是公讞獄成曲淵曰傳藏既首其速行刑敢有小留

以累二邦之人五月二日檻縛傳藏徇罪街上出月正

洲斬之官吏相率者十八人

上吏稱與力下吏稱同心
有留守部兩監部出與

心四人同

三使軍官等亦實臨視而垣外十餘人掖木

吾先驅穢多數人執戈矛之類夾罪人行及其就刑蹀

之刀之皆穢多也穢多屠者之補其居曰渡邊村其人
又賤垣外之倫矣國法凡為士者有罪使自刺腹而一
人從後刀墮其頭矣如傳藏之刑俗謂之縛首其使穢
多者亦不在士例也茂一僧某以下猶在獄尋當行法
有差竺常字蕉中日本之淡海僧癸未諸書記與之唱
酬者也此作載青城山人日東帖中倭僧能文若此

虎鬚

戎事猪毛笠押孔雀羽又押領羽

天鵝羽於笠頂者

虎鬚堂上

官紫馬尾笠加押瓊儔羽

天鵝羽於笠儔者

此即北史所云頭

著折風形如弁士人加押二鳥羽貴者其冠曰蕤骨多

用紫羅為之者是也但虎鬚未詳其義會於丙午年中
見脩堂戎服議有曰虎鬚以壯軍容者也辛亥春上
展拜于顯隆園以道里稍遠議除閒謾戎裝飾局又
言若除虎鬚太涉埋沒橐鞬可除也上諭以在昔溫
韋時適值麥秋登熟扈從諸臣皆押麥穗以慶之後倣
其制用虎鬚舉朝始知虎鬚之本非戎具然竟從脩議
予規樓

亥亥正月十七日上幸顯隆園駕還露梁六臣墓

曠感致祭命內閣弘文館博考端宗朝立節諸臣

將并舉侑祀之典遣臣有言寧越府使李東郁尋得

子規樓舊址有 旨問關東道臣道臣尹師國狀啓昨
年秋巡到該府歎無子規樓古跡該府使訪問故老云
在客舍南牆外而民屋稠雜莫能詳知率匠師就空閒
處營度驟雨忽至罷歸當夜火起客舍南數屋被燒不
復延及繼而暴風揚灰紋礎磊落出矣掘地都是碎瓦
殘礫真子規上舊址也見方董工重建立柱有日樓上
巽之 命重建工役以公穀會減大臣文任分撰上樑
文及記回 諭賚送館閣博考立節諸臣凡二百三十
人等壇於 莊陵紅簫門外每年寒食致祭

獐夫人冢

山訟者兩族詬罵痼俗也嶺南之開寧縣古甘文小國
宋史所云大發兵三十者是已縣有甘文金孝王陵及
獐夫人冢余懷古詩獐姬一去野花香埋沒殘碑古孝
王三十雄兵曾大發蝸牛角上闔千場蓋亦荒昧不可
考今年春有邑生營葬於獐夫人冢傍邑宰以破壞古
蹟禁之邑生走京師鳴鉦衛外原情云未聞有以獐為
姓之人遂加侮蔑於夫人直中見之者不覺絕倒獐之
族無對詈者哀哉甘文國也

鬼訪文

中國小說盛言此仙我東則有獨脚鬼方某閭巷人也

為獨脚小鬼垢謫難狀無形無辭白晝與家人相雜兒
食餅獨脚先噉之齒痕可數兒仰詈輒以糞穢抹兒口
最奇者開樓而視萬卷排架題籤粲然經史裨官無所
不有模之徒壁却立復見移家則影從而至無可奈何
有嚴生者閩東人客遊京城能杖鉤馮步符逐鬼物方
謀且招延壁上忽見謗文云甬招嚴生逐我可笑我有
九兄弟甬能盡逐乎某年月日獨脚拜字行端妙如婦
人筆方大驚不果招嚴生中國乩仙能詩我東獨脚粗
解謔文仙鬼亦如此可垢有人於南陽海上見之必不
如此毋論仙詩鬼筆蜃樓始從見之者出相甬

柵外猛虎

柵外虎窟也世言虎將瞰人先提其魄似有引之者往年自燕還時李弁德鳳事良然李弁以副將先來軍官在途怒詈悲泣異常同行者恠之自柵至鴨綠江一百二十里先來者例於天明出柵奔馳一日內渡江畏帑故也時亦依例出柵又霍滿洲健兒二人荷弓鎗而隨之行將半李弁忽下馬坐樹下云暫憇同行者力言不可李弁怒曰若輩先去吾且休諸人不得已同坐半晌到九連城日已昏黑灣校一人騎馬在後李弁呼使拔馬前行問何故曰爾馬在前吾馬隨而快走滿洲一人

執炬在後又呼使前行問何故曰火光在後倏晃可厭
諸人以本國語止之曰夜行人在後甚好勿令前李弁
不聽更無在後者矣少頃聞急叫聲回顧大虎飛躍抱
李弁在地上滿洲健兒以鳥鎗打虎諸人發喊虎躍退
蹲坐十許步地咆哮諸人圍擁李弁視之氣絕才蘇虎
徐步周匝大吼欲突入上房軍官及先來譯官及校二
滿洲并馬夫凡九人辟馬鞍燃之緇以油衫笠子達夜
呼叫把守虎終不去諸人相議繫李弁之馬轡於草根
扶李弁稍退虎躍舍馬頸而去天已明矣一人走渡江
告灣府發卒舁到傷在肩胛能飲酒自言不甚痛翌日

苑使行過通遠堡灣府馳牒言狀慘甚聞灣校言柵外
此虎甚猛近年灣上人畜來往者死傷相望先未軍官
被傷自古罕有云使行出柵露宿時灣府多送健校領
槍軍結隊警備使臣亦出令灣上松商驅人輩落後晚
市者跡以嚴棍灣商無狀果貪利夜歸同輩一人忽言
喉喝下溪俯飲虎自叢薄中突出舍去灣人云卽傷李
弁之虎也安得如李飛將軍狀殺此虎哉書之為遊燕
度柵者之戒

耳衣

我東物名多從晉史輩膳錄中出來字義乖舛此亦名

不定言不順之類也有曰揮項揮巾揮帳人之見之者
必曰揮項者奴隸有罪執其髻周揮其項也揮巾揮帳
者磨颰空中若旗幟也此果有遮圍之義也當曰圍項
圍巾圍帳也圍項亦不雅則唐人邊塞曲金裝腰帶重
綿縫耳衣寒耳衣之名甚佳

阿彌達窮河源

乾隆御製集太學士阿桂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戌戌
年中奉使青海窮河源至星宿海西南阿勒坦郭勒蒙
古語阿勒坦者黃金也郭勒者河也其水色黃回旋三
百餘里入星宿海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

阿勒坦噶上素齊老蒙古語噶坦素者北極星也達齊老
者石也其崖壁黃赤色壁上有池、水湍湧醴為百道
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真黃河之源也此乃漢張蹇
元都實所未到處阿彌達者必是疆力人也余在燕時
阿桂子工部侍郎阿必達屢見與語而阿彌達未之見
也

耽羅者崑國

北史云百濟南海行有耽牟羅國土多獐鹿附庸於百
濟又云高句麗使芮悉弗言於魏宣武曰黃金出於夫
餘珂則涉羅所產今扶餘為勿吉所逐涉羅為百濟所

并二品所以不登於王府實兩賊之所為唐書云龍朔
初有儋羅者其王儒李都羅遣使入朝國在新羅武州
南嶼上俗朴陋衣大豕皮夏葦屋冬窟室初附百濟後
附新羅按此皆指耽羅也東國方言嶼謂之剌國謂之
羅之耽涉儋三音并與剌相類蓋云嶼國也古記所稱
初泊耽津朝新羅故曰耽羅者付會之說也又三國志
云有州胡在馬漢之西海中大嶼上其人短小言語不
與漢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乘船往來
市買韓中此亦似指耽羅也

東明朱蒙

後漢書夫餘傳曰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
倭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鷄子來降
我因而有身王囚之遂生男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
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淹淲水以弓擊水魚
鱉皆浮水上東明得渡至夫餘而王之王之魏書高句
麗傳曰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
伯女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
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以物裹之置於暝處有一男破
殼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
之臣謀殺之朱蒙東南走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

追之急朱蒙告水曰我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矣
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并浮成橋朱蒙得渡至紇升
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蓋其逃難渡水魚鱉成橋事相
類而東明自是夫餘之君也朱蒙自是高句麗之君也
三國史高句麗本記曰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諱朱蒙
始合東明朱蒙為一東國之人不復知有夫餘之東明
矣

五國城

清一統志寧古塔古蹟云五國頭城在城東北契丹國
志女真東北與五國為隣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目

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遼人酷愛歲來之女真至五
國戰鬪而得不勝其擾大金國志天會八年宋二帝自
韓州如五國城城在金國所都之東北十里明一統志
自此而東分為五國故名舊傳宋徽宗葬於此扈從錄
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日姜突哩噶尚松花黑龍二江
合流於此有大土城或云五國城清統志按清統志所
引契丹國志之說是也後人但知金國所都為上京會
寧府遂疑五國城在其東北十里或六百里松花黑龍
合流等處而其實契丹永膺時金景祖烏古迺穆宗盈
歌方在曷懶甸與五國蒲真沒撓等部苦戰以開膺路

也曷懶甸者以高麗史地理志尹瓘傳及金世統叅看
為我咸興端川吉州等地無疑則其五國城當在於曷
懶甸東北而不當在於上京東北矣今我會寧府正在
於咸端吉等地之東北而府之甫乙下鎮西有大家目
古稱為皇帝冢衆小冢屢々圍繞謂之侍臣冢至今耕
者往往得崇寧錢此豈非徽宗所葬乎然則我會寧府
卽古五國城也金紀天會八年七月徙昏德公重昏侯
于鶻里改路熙宗卽位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佖卒其云
鶻里改者乃胡里改也金地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戶意
者本五國之志而金初置路謂之胡里改也宗徽宗之

徒卒葬皆在于此則我會寧府又卽胡里改路也

鐵爐竿爵

尹光萃為北兵使時高嶺僉使某與諸還將夜飲微雨
陰昏相謂曰有能馳往皇帝家樹幟而歸者乎一人醉
應曰諾疾馳十五里望見火光亘天笙簫縹緲遂策馬
而前火息樂歇馬蹄所觸鏗然有聲下馬拾一爐一爵
爐則鐵鑄形方爵則竿質篆周字二器俱古雅真宣和
間物也尹光萃聞而取之後尹妾賣于李叅議海重竟
為李丹陵胤永所藏會寧府之為五國城皇帝家之為
宋徽宗冢蓋無疑也按金熙宗皇統二年歸天水郡王

喪于江南天水郡王卽昏德公歸其喪者蓋朽木一段
云甬千載孤魂尚留絕塞悲夫與之對酒張樂者又誰
也

北關沿革

咸鏡道古沃沮之地三國志云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
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
婁扶餘南與穢貊接者是也漢武置玄菟之治沃沮城
後為夷貊所侵徙治勾驪縣今興京其沃沮之地屬樂浪
東部郡尉光武六年省郡尉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尋為
高句麗所并魏玄菟太守王頌追高句麗王宮過沃沮

十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自是以後中國未嘗窺其地

渤海大氏置柵城南海等府女真據之稱曷懶甸今咸興

等川吉州地新羅北界至於泉井今德源府高麗北界亦不過

都鱗浦胡元好大自開元今開元縣恤品今甲山遼迤置

合蘭府今咸興府於曷懶舊地守獲城今永興府為界及其哀且

亡也獲城先破而我國家龍興北方太祖康獻大

王天縱神武恢拓疆宇世宗莊憲大王命將出師捷

伐野人布置六鎮然後豆滿江以南悉入版圖宏謨

美烈迺出前代猗歟盛哉當是時大明初定天下所

憂者韃靼而不甚致意於東北雖置建州毛隣等衛而

特羈縻而已亦嘗一索獲城而後竟不問以此之故我
國家得以繕甲北伐日闢百里建置城邑此亦天下之
大機會也大鎮之地斗入東北限以斗滿視白頭山在
西南方西北距寧古塔不過六百里則過昌懶而胡里
改也過沃沮而挹婁也金世宗曰速頻胡里改人皆勇
猛余聞為宰於大鎮者其人雪中單布袴不以為寒泰
飯一塊裹於衣襟日走百餘里不以為飢猛棍數十不
以為痛質樸無他心有恩則為之死有怨則必報之殆
其舊俗然大與南中人異撫而蕃育之何渠不若滿
州健兒乎

蓋馬山卽白頭山

後漢書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前輩辨蓋馬山多以為白頭山南支橫亘十里者朴次修云不必指其南支卽白頭山也葦音蓋與東語白相類滿洲語馬與東語頭相類可知蓋馬山之為白頭山也白頭山中國謂之長白山又稱白山其色白故也古名不咸山不咸以葦音讀之亦東語白也

車漢

北虜侯中劉車漢記畧曰車漢者羅禪也先是曰介夫落悽介三國朝貢不至清欲問罪三國曰為車漢所

侵掠救難不贍故也清於是連歲發兵討率漢皆為賊
所敗孝廟五年甲午清徵兵於我、以北虜侯邊岷
領銳手一百名旗鼓手四十八名赴戰於厚通江賊多
中凡苑岷全師還九年戊戌清又徵兵瀏以惠山僉使
移拜北虜侯選北邊銳手二百名及標下旗鼓手火丁
六十名齎三月糧是年三月初一日渡豆滿江十九日
達寧古塔六月初十日到黑龍江、濶二十餘里深不
可測色如漆魚及江邊禽獸皆黑賊從黑龍江下流至
其船皆以樺皮重覆我國部將裒是銳及劉應天等發
火箭著賊船一時延燒俱為灰燼賊身長十尺深目赤

髮垂鬚被肩其火砲不用火線以珊瑚石著火門又於
龍頭上飾金燧龍頭落而火起凡發其船鐵錠十人不
能勝有俘賊一舉而上若取芥然我兵死者八人傷又
若干七月初十日奏捷旋師九月二十七日還到寧古
塔清帥引是銳至其家見三妻舉一臂垂一臂為禮就
與合面設饌以餉之十一月十八日離寧古塔十二月
十五日還渡豆滿江明年清賜陳止者家銀各三十兩
傷者二十五人分五等賜銀順付回使清統志黑龍江
國初有索倫打虎爾二部歸服於太宗文皇帝繼因鄂
羅斯人羅刹築城雅克薩地侵擾索倫打虎爾康熙二

十二年設將軍副都統築城鎮守二十五年進勦羅刹
克其城二十八年遣大臣於格爾必齊河傷立石為界
按申瀏所記事漢者羅禪云者似是羅刹也曰介介夫
落懷介之屬似是索倫打虎爾也我 孝廟九年為清
順治十五年想其時羅刹侵擾黑龍江地方有徵兵致
討之舉至康熙中始平定也我國人到黑龍江地方與
羅羅斯相戰亦初有之事

琉球年代

清翰林侍講周煌琉球國記畧叙其國代云天孫氏一
萬七千八百零二年而亡曰舜天日本入皇後裔宋淳

熙間立曰舜馬順熙舜天長子曰義本舜馬順熙長子
曰美祖天孫氏裔宋景定元年受義本禪曰大成美祖
世子曰英慈大成次子曰玉成英慈第四子曰西威玉
成長子曰察度元至正十年國人廢西威世子而立之
曰武寧察度世子曰思紹子尚巴志滅山南山北中山
奉以為王曰尚巴志永樂二十年立曰尚忠巴志次子
曰尚思達尚忠子曰尚金福巴志第六子曰尚泰久金
福長子曰尚德泰久第三子曰尚圓其先國人國人廢
尚德之子而立之曰尚宣威尚圓第曰尚真尚圓世子
曰尚清尚貞子曰尚元尚清次子曰尚永尚元次子曰

尚寧尚貞孫曰尚豐尚永第曰尚賢尚豐茅三子曰尚
質尚賢第順治五年立曰尚貞尚質子曰尚益尚貞世
子曰尚敬尚益世子曰尚穆尚敬世子乾隆十七年主
年十四又云琉球始祖其初有一男一女生於大荒自
成夫婦曰阿摩義久生三男二女長男曰天孫氏開國
始主也次男為諸侯始三男為百姓始長女曰君々次
女曰祝々為國守護神一為天神一為海神今寺院有
三首六臂女神手執日月名曰天滿大目在天神王錄
云名辨戈天記畧止此戊戌李懋官入燕購此書而來余在
執河時多見南方諸國人所未見者暹羅琉球琉球亦

嘗通問於我國闕然者數百年然距濟州不甚遠彼我人或相漂泊不可不知其大畧

南陽海中柱

南陽海中有柱卓立高壯望之黑色不辨銅石刻燕初二大字隸書海水自北流為柱所割白如一綿舟人過之惴惴遵柱東而行出柱西則漂沒云按燕初者似是燕之初年或初境也春秋時燕廬綰燕慕容燕未嘗斥地至此可疑也金進士安基見此柱言於余

大唐平百濟國碑銘

原夫皇王所以朝萬國制百靈清海外而舉天維宅寰

中而恢地絡莫不揚七德而馭遐荒耀五兵而肅邊徼
雖質文異軌步驟殊塗揖讓之与干戈受終之与革命
皆載勞神武未戢佳兵是知洵水挺袂九宴遂戮洞庭
搆逆三苗已誅若乃式鑒千齡緬維萬古當塗代漢典
午承曹至於任重鑿門禮崇推轂馬伏波則鑄銅交趾
竇車騎則勒石燕然竟不能覆鯨海之奔鯨絕狼山之
封豕况丘樹磨滅聲塵寂寥圓鼎不傳方書莫紀蠹茲
卉服竊命島洲襟帶九夷懸隔萬里恃斯險阨敢亂天
常東伐親隣近違明詔北連逆豎遠應梟敵况外棄直
臣內信妖婦刑罰所及唯在忠良寵任所加必先詭倖

標梅結愁杼，袖銜悲我皇。體二居尊通三表，極珠衡毓。
慶日角騰輝，揖五瑞而朝百神。妙萬物而來六辨，正天
柱於西北。迴地紉於東南，若夫席龍圖，裒鳳紀，縣金鏡，
齊玉燭，拔窮鱗於涸轍，拯危卵於傾巢。哀此遺氓，口斯
函醜，未親吊伐先命。元戎使持節，神立岵夷馬韓熊津，
等一十四道大總管左武衛大將上柱口口國公軍蘇
定方，疊連構於曾城，派長瀾於委水。叶美國於武帳，標
秀氣於文昌。架李霍而不追，俯彭韓而高視。趙雲一身
之膽，勇冠三軍。關羽萬人之敵，聲雄百代。捐軀殉國之
志，冒流鏑而逾堅。輕生重義之心，誓曾誓而難奪。心懸

水鏡鬼神無以秘其形質邁松筠風霜不能改其色至
於養士卒撫邊夷慎四知去三惑顧冰泉以表潔含霜
栢以凝貞不言而合詩書不行而中規矩將白雲而共
爽與青松而競高遠懷口簡合威有慙德副大揔管冠軍
大將軍口口口衛將軍上柱國下棣公劉伯英上口口
口口口風口負廊廟之才懷將相之器言為物範行成
士則詞溫布帛氣馥芝蘭績著旗常調諧鍾律重平生
於晚口輕尺璧於寸陰陟隄之勲常似不足來口之策
口未涉言副大揔管使持節隴州諸軍事隴州刺史上
柱國安夷公董寶口口志颯舉雄圖傑立藝包疇略策

運口口口口真梅口令魏軍止渴無勞實獲口口口口
口寒副大摠管左領軍將金仁問口口溫雅識沉軍
毅無小人之細行有君子之高風武既止戈文亦柔遠
行軍長史中書舍人梁行儀雲翹吐秀日鏡揚輝風偃
摠紳道光雅俗鑒清許郭望重荀裴辯箭騰屐晷九流
於學海詞上發穎掩七澤於文口口太傅之深謀口堪條
捧繼杜鎮南之遠口口口輪暫口鳳地式清鯨鯢形
國公運秘策口驍雄陰羽開偃月之圖陽文合曉星之
氣龍韜豹鈴必表於情源玄文黃公咸會於神用況乎
稽天蟻聚口地蜂飛類短狐之舍沙似長蛇之吐霧連

營則豺狼滿道結陣則梟獍殪山以此函圖守斯窮險
不知懸綫將絕墜之以千鈞累碁先危壓之以九鼎于
時秋草裹而寒山淨涼颿舉而殺氣嚴逸足與沅電爭
飛疊鼓共奔雷競震命豐隆而後殿控列缺以前驅冰
氣放氛掃之以戈戟崇墉峻堞碎之以衝棚左口軍摠
管右屯衛郎將上柱國祝口口右一軍摠管使持節涇
州刺史上柱國于允嗣地處關河村邑文武挾山西之
壯氣秉冀北之浮雲呼吸則江海停波嘯咤則風雷絕
響岵夷道副摠管右武侯中郎將上柱國曹緇叔久頑
經綸備常艱險異廉頗之強飯同充國之老臣行軍長

史岐州司馬杜爽質耀璿峰芳流桂畹追風蒲電騁逸
轡於西海排雲擎水搏勁翮於南溟騏足旣伸鳳池可
奪石一軍揔管宣威將軍行左驍衛郎將上柱國劉仁
願資孝為忠自家刑國早聞周孔之教晚習孫吳之書
旣負英勇之才仍兼文吏之道邢國公奉緣聖旨委以
班條欲令金如粟而不窺馬如口而莫顧右武衛中郎
將金良圖左一軍揔管使持節沂州刺史上柱國馬延
卿俱懷鐵石之心各勵鷹鷂之志擁三河之勁卒揔大
郡之良家邢國公上奉神謀口專節度或中權臨陣或
後勁先鋒出天入地之奇十變萬化致遠鉤深之妙電

發風行星口口口英聲載路邢國公仁同口扇恩甚授
醪逆命者則肅之以秋霜口順者則溼之以春露一舉
而平九種再捷而定三韓降謝弘之尺書則十城仰德
發嚮連之飛箭則萬里銜恩其王扶餘義慈及太子隆
自外王餘孝一十三人並大首領大佐平沙叱十福國
辦成以下七百餘人既入重圍並就擒獲捨之馬革載
以牛車行薦司勲式獻清廟仍變斯獮俗令沐玄猷露
冕褰帷先擇忠款享鮮製錦必選賢良庶使剖符績邁
於龔黃鳴絃名高於卓魯凡置五郡督世七州二百五
十縣戶廿四萬口六百廿萬各齊編戶咸變夷風夫書

東觀紀南官所以旌其善勤藝鼎銘量鐘所以表其功
陵州長史判兵曹賀遂亮濫以庸才謬司文翰學輕俎
豆氣重風雲職號將軍願與廉頗並列官桶博士差共
賈誼口衡不以衰容猶懷壯節提戈海外冀効涓塵口
口賊庭九摧逋口翁歸之主口欲居中乃棄餘詞敬撫
直筆但書成事無取浮華口夫海變桑田同天地之永
久洲移鬱壘與日月而長懸其銘曰悠々遂古茫茫厥
初人倫草昧造化權輿夏巢冬穴殷飲鷗居以結以刻
或畋或漁淳源既往大道淪胥爰及三五代非一主揖
讓唐虞革命湯武上齊七政下均九土屢擾干戈式清

區宇未漸西液宣覃東戶粵我聖皇道叶穹蒼幾鏡千
古牢籠百王逝矣遠徼遐哉大荒咸稟正朔並通封疆
蠡口九種口隔三光叛搜澤國憑陵水鄉天降飛將豹
蔚龍驤弓含月影劒動星芒猋貅百萬雷舉風揚前誅
蟠木却剪扶桑水銷夏日業碎秋霜赴赴五豎明明三
令仰口口口俯齊軍政風嚴草裏日寒江淨霜戈夜動
雲旗口口口戟前驅吳鉤後勁巨猾授首逋誅請命威
惠口口邊隅已定嘉樹不剪甘棠在詠花臺望月貝殿
口口黠口讐唇鑿清梵晨口刊龜口口用紀殊功柅天口
以永圖橫地軸以無窮顯慶五年歲在庚申八月己巳

朔十五日癸未達洛州河南權懷素書湖西之扶餘縣
百濟故都也縣南二里有石壇週遭刻此俗號平濟壇
詞雄筆勁冠絕唐碑遍搜西安府亦難得何況在北海
外乎縣北三里又有劉仁願紀功殘碑

錢虞山孫錦城

錢錦城字鏡先江南常熟人牧齋宗伯孫也吳烜名家
絕句選載鏡先詠橘一首云丹實離離間碧林千頭
價重南金踰淮若改平生質孤負當年作頌心牧齋著
述悉行毀滅其孫作詩又喜寄托

小學照訖

辛亥秋監試初試 下教嚴禁代述借書之習先從小
學照訖嚴其講規鄉曲嘗莽之輩猶欲冒赴有讀灑掃
為麗掃睦嫻為陸淵母嚮為母嚮母誑為母任內則之
則讀以然則之則齊衰讀以齊魯之齊盛衰之衰問父
執之義對曰把其父也問明道先生為誰對曰未詳然
似是能明道學之先生也皆落講停舉都下傳以為笑

一枝紅詩

成川府妓一枝紅以能詩聞於閩西李董山承旨解寧
邊歸聞其抄藏紅詩余与懋官次修同在祕省走伴索
觀董山書報云紅能誦毛詩國風其平壤府蓮亭云出

朔十五日癸未達洛州河南權懷素書湖西之扶餘縣
百濟故都也縣南二里有石壇週遭刻此俗號平濟壇
詞雄筆勁冠絕唐碑遍搜西安府亦難得何況在於海
外乎縣北三里又有劉仁願紀功殘碑

錢虞山孫錦城

錢錦城字鏡先江南常熟人牧齋宗伯孫也吳煊名家
絕句選載鏡先詠橘一首云丹實離離間碧林千頭散
價重南金踰淮若改平生質孤負當年作頌心牧齋著
述悉行毀滅其孫作詩又喜寄托

小學照訖

辛亥秋監試初試 下教嚴禁代述借書之習先從小
學照訖嚴其講規鄉曲嘗莽之輩猶欲冒赴有讀灑掃
為麗掃睦嫻為陸淵母囂為母囂母誑為母任內則之
則讀以然則之則齊衰讀以齊衰之齊盛衰之衰問父
執之義對曰把其父也問明道先生為誰對曰未詳然
似是能明道學之先生也皆落講停舉却下傳以為笑

一枝紅詩

成川府妓一枝紅以能詩聞於閩西李董山承旨解寧
邊歸聞其抄藏紅詩余与懋官次修同在秘省走伴索
觀董山書報云紅能誦毛詩國風其平壤府蓮亭云出

水紅美酒未終羣娥爭折罵船逢贈僕云可憐庭際丁香樹花發猶能似昔時皆佳句也方其伸紙搦管依依可念紅集一卷在行篋中忽復見佚殊可惜也薑山承旨風流又如此

玉佩詩

徐五如承旨以成川府使休暇歸余訪之出方寸玉一片示之羊脂色雙螭首一面刻山水平橋漁舟遠塔微微可辨一面刻詩云綠莎白石蒲河洲渺上平沙帶淺渺流紅樹青山無路入行春橋畔覓漁舟小印文曰子剛問安所得此曰近年府民耕田拾得獻于府府使之子

戀妓一妓紅与使佩之後歸邑子某故以重價取之云
詩情畫意俱極縹緲刻法又妙必是中國物但未知子
剛之為何代人以待後查

神杆

我東風俗往往与滿洲略同女巫祀神有賓杆賓者神
之尊稱也用櫛枝帶葉立於神床上或今主家女執之
婆娑降神清會典堂子安天神之所也每年春秋立神
杆致祭於堂子用松樹一株留樹杪枝葉十有三曾餘
皆芟去長二丈室子神杆列前一行其次親王郡王貝
勒貝子各按行排列

達發哈魚

康熙幾暇格物編云達發哈魚黑龍江寧古塔諸處皆有之每秋間從海而來銜尾前進不知旋退充積河渠土人竟有覆魚背而渡者按魏書高句麗先祖朱蒙自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魚鼈成橋得渡者似是復達發哈魚而渡國人特神其說爾

馮弘冢

成龍潤曾為雲山郡守云郡有大家謂之宣帝冢累石而成一隅壞窺之窅然中空俗云宣帝者衛滿也或云馮弘也按衛滿未嘗稱帝馮弘為高句麗所迎處之平

郭尋徒北豈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豈謚曰昭成
麗之北豈也

禁髻

北史百濟傳曰百濟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
盤於頭上今俗亦然或曰高麗學於蒙古者也余見蒙
古文果如此然自是百濟之俗則東國之沿襲久矣無
乃蒙古効高麗粧欵余在燕於羅兩峯處見韓浣田鶻
舞女圖辮髮統首亦類東國婦女田鶻者今田也余
又見田女頭戴尖帽辮髮兩道垂肩後似與人相爭
或被追趕墜其髻者然大抵辮髮非華制也近尚豈髻

堆雲委霧動費千金幼少婦女頰弱不能勝猶嫌其小
英宗朝嘗禁之今 上十二年頒中禁事目然後婦女
始作後髻戴簪頭里賤者猶依舊俗但不敢豐其髻也

西洋番人

孝宗四年西洋蠻舶漂泊濟州大靜縣蠻皆碧眼紫髯
高鼻長身剪髮垂肩或髡頭剃鬚戴羊毛氍毹穿皮鞋
衣襪色長及髀襟袖俱為連紐一引而衆紐齊脫襪長
至膝結於袴內拜則去冠偃面手據地長跪垂頭歌頌
漢調有泣而無哭不知喫飯唯食酒肉麵糕尤嗜油煎
餅亦能食蛇其國字橫行從左而起凡數目字如數畫

之但十年作乂五字作ノ自六以上則又於ノ字之下
隨數加畫言語文字俱不可通試以倭語舉西洋吉利
是陵而呼之衆皆歡喜曰邪邪邪邪者猶是是也使
各書名字譯以諺文為首者曰白鷄也音斯伊隱餘人
名下亦多斯伊隱之稱牧使李元鎮以聞於朝備邊司
遣譯人朴延往審之朴延者亦西洋人也十餘年前漂
來隸訓局本名胡吞萬改稱朴延延之見蠻也戒勿先
言以觀其為蠻熟視延曰是与我輩如兄弟者也始與
叙語相對垂淚蠻等曰我國商船多集日本若送我於
日本則可以因便歸國矣延曰日本獨即可朝岐開市

而商船之湊集者例不得下陸皆於船上交易而去且
日本之法雖其國人從他國漂還者輒殺之況頃年邪
藕宗門雜入朝鮮粵解送于對馬縣主盡殺奪貨今送
日本則必無全理且我未此國隸都監身安而食足汝
輩送我至京屬於都監豈不好哉蠻問此言遂有服屬
之意翌年押未分隸於京外諸營西洋人多技術精鑿
善磨巧匠良治有才力者多死敗船之際餘存星曆一
人拳法二人善舄銃一人解大礮十餘人其大礮必安
於車上而發之低仰周旋甚便且礮之數也輪自退轉
殺其後蹙之勢免致筒裂粒藥之法大礮八斤中礮六

斤次中礮四斤鳥銃九錢其鳥銃以周尺量之長五反
七寸本圍六寸梢四寸口徑一寸耳廣一寸五分長二
寸鉛凡重八錢以鐵絲連綴二三凡而發之中輒洞穴
劍長頗似倭制槍桿輕於桐鞘而不折不知何木也兵
器皆輸于本營武庫敗船處撈出凡五十餘種亦多貨
物奇器龍腦數十斤倭礮六百兩琉璃漏沙壺一架銅
測畧儀測畧尺各一遠鏡一又有玻璃鏡雲母窓等物
他器四多以銅錫目鐵鑄船碎而取其裝鐵多至萬餘
斤布帆面四十六尋可相甚船之絕大也蠻皆丁壯亦
有十餘歲二兒行言行商到中國者三到日本者七此

載寶鑑別考內閣抄本秘書也西洋人汪來香山鑒者
中國稱香人其泊長崎者日本呼為吉利是段

古芸堂筆記卷之二

儒州柳得恭 惠風

駕洛國

壬子二月二十五日 上展謁 永陵回鑾有駕洛國
首露王後裔金某籲祭田為鄉人所侵奪者 上卽諭
道臣查正又遣閣臣致祭于王陵盛典也按北史云新
羅附庸於迦羅國南齊書云建元元年加羅國王荷知
使來獻授輔國將軍本國王案迦羅迦羅皆駕洛之謂
也齊高帝建元元年為新羅始知麻立于元年駕洛國
王銍知二十九年荷知銍知之字或不同古方言未可

鮮也駕洛自通於上國而新羅卽其附庸則三韓之大國也東人只見高麗僧所撰古記不復考證諸史故三韓以前盡屬舛昧可歎魏書云高句麗先祖朱蒙生於大卯此已荒恠不足信古記遂言新羅始祖朴赫居世亦生於大卯六伽倻國主亦生於金色六卯夫吞乙履跡在邃古抑或有之朴赫居世卽位卽云在漢宣帝五鳳元年六伽倻主誕生在光武建武中則此果何時而辰弁之人方且卯生未已乎北史新羅傳云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則與楊山麓蘿井傍馬嘶卯割之說異矣且伽倻者浮屠語也駕洛伽倻音相

類愚僧遂寢駕洛為伽倻其大小伽倻碧珍阿那古寧
等伽倻之說荒恠尤甚

花郎

高麗史忠肅王留元達朴仁平謂宰相曰昔有小廣大
隨大廣大渡水無船謂諸大廣大曰我短小難知深淺
君軀身長宜先測水咸曰然入水皆溺國語倣面為戲
者謂之廣大按今倡優曰廣大進士及第游街所帶黃
艸笠押花被錦衣者也廣大為巫女之夫曰花郎花郎
著倣面戴尖帽行乞曰哨卽人之額骨高者謂之廣大
骨類其倣面之謂也哨卽之義不可解花郎者今狐澄

新羅國記貴人子弟之美者傳粉粧飾名曰花郎是也
侶優之冒稱花郎以其花箋錦衣之故歟新羅貴遊莫尚
於花郎徒眾雲集嬉娛山水謂之香徒今之擔表輦者
則人賤之而亦冒稱香徒貴賤何嘗之有

平壤隧穴

三國志高句麗傳云其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
大會迎隧神今平壤府城東牧丹岑下有窟橫穿窟冥不
可測蝙蝠多棲其中俗傳東明王養棋獐馬處謂之棋
獐窟東明王未嘗都平壤獐馬之說荒唐不足信此即其
隧穴也又挹婁傳曰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

穴居大家深九梯平壤府古蹟有九梯宮意者高句麗
効挹婁而為之者爾

沃沮預婦

魏畧曰東沃沮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迎
之長養以為婦今氓俗猶然謂之預婦有三種或男女
俱幼或文幼而男壯或男幼而女壯皆預婦也其文壯
者往々愁恨不能遲待咸鏡道古沃沮也此俗當從咸
鏡道始

琉球安南緬甸使

士子赴燕首驛洪命福別單云今年入貢琉球安南緬

甸三國琉球正使馬繼謨副使陳天龍安南正使阮文
瑛副使阮璉緬甸正使咂札覺蘇副使得滿覺琉球進
貢琉黃一萬二千六百觔紅銅三千觔白銅錫一千觔
安南進貢玉如意一對銀盆一對銀蓬盆一對銀水盞
一對銀燈樹一對銀鴛一對銀香炉一箇土綃土絨各
二百匹肉桂十觔犀角五對象牙二對緬甸進貢佛像
一尊紅黃檀香四十箇大紅呢三板緬布八十疋孔雀
尾二十屏上元應制琉球安南正副使各製進七律一
首緬甸使臣不解漢字不能製進

吉林風俗

乾隆御製詩二集吉林土風雜咏十二首一曰威呼剗
巨木為舟大者容五六人小者容二三人兩頭為槳捷
若飛行窩集中山溪相間凡採蔘捕貂者驚威呼以往
遇水則乘之二曰呼蘭因木之中空者剗使直達截成
孤柱樹簷外引炕煙出之上覆荆筐三曰法喇似車無
輪似榻無足覆席如龕引繩如御利行冰雪中俗呼扒
棹四曰斐蘭小兒以榆柳為弓曰斐蘭剗荆蒿為矢剪
雉翟鷄翎為羽曰鈿勘五曰賽斐國俗飲食舊用木匕
長四寸許曲柄盡末六曰額林度橫板榻棟間以野
篋篋鑿諸咒其七曰施丞鄧木為桶貯水釀酒皆用之

八曰拉哈土壁堵間綴麻卓下垂緣以施巧幔九曰霞
綳蓬梗為幹持穀糠和膏傳之以代燭青光熒々烟結
如雲十曰豁山夏秋間擣敗苧楮絮入水漚之成毳漚
蘆簾白暴為紙堅韌如革十一曰羅丹鹿蹄腕骨也隨
手攤擲為戲視其偃仰橫側為勝負小者以犂大者以鹿
瑩澤如玉兒童婦女圍坐擲以為樂蓋腕骨一具四面
各不同持四枚擲之各得一色則為四色全大約以此
分勝負以薄圓石擊之則曰帕格十二曰周斐梓木之
用在皮厚者盈寸取以為室上覆為瓦傍為牆壁戶牖
輕而工省遂數而額移按滿洲之於我西北蘇壤地

相接故土風十二相同者八九威呼者之皮也法喇者撥庫也額林者懸版也呼蘭斐蘭鉤勘施丞霞綱之類亦有之又京城小兒擲牛腕骨為戲曰去毒蓋亦羅丹之類也

呼倭為歲

歲者東夷舊号三國史北溟人耕田得歲王印三國志夫餘印文曰歲王之印蓋急讀之為歲緩讀之為夫餘其實則一也後允言蒲與路福餘衛皆夫餘之音轉也歲故都在我江陵府夫餘故都在今開原縣蒲與路在吉林以北福餘衛在瀋陽以東百濟故都扶餘縣在我

湖西是皆濺也我人呼倭為濺則未知何據倭亦東夷
胡混補之歟

熱河日記

上以近日文體卑下屢降 絲綸責詞臣嚴禁裨官小
說亦飭諸檢書無得務尚新奇北青府使成大中獨趨
軌塗每加褒賞 命內閣置酒賦詩以寵其行徐南兩
直閣董山李承旨 在席皆當世詞伯也檢書則余及李
懋官與焉可謂至榮是日南直閣以 聖旨折簡諭安
義縣監朴趾源若曰熱河日記 乙覽已訖能復為雅
正之文編帙比熱河日記膾炙若熱河日記則可也不

然有罰燕巖弱冠善屬文名動京師既而落拓未第隨族兄錦城郝尉使燕遊熱河而歸著日記二十卷嘻笑怒罵難以寓言其象記虎叱夜出古北口一日九河等篇極恢奇一時士大夫傳寫借看數年而未已此書竟徹九重有是聖教也燕巖余輩素所周旋方其著日記也悉削前日所為文意以謂有此記則餘不足恃也今在下邑巾篋中既無一葉舊藁忽欲為莊語烏能滿二十卷莊語又未易贈歟所恃以不朽者則殆同準勅惡詩天下狼狽人莫如燕巖余与懋官一場葫蘆

廢四郡

一曰閩延府本咸鏡道甲山府之閩延村 太宗十六

年割小薰豆以西地置郡隸平安道 世宗十七年陞

都護府 世祖元年廢二曰茂昌郡本閩延府之上無

路堡 世宗二十二年並出哈孫梁厚州青山等地置縣

二十四年陞郡 世祖元年齊三曰虞芮郡本閩延府之

虞芮堡 世宗二十五年並榆坡趙明干小虞芮及慈

城郡之泰日等地置郡 世祖元年齊四郡曰慈城郡

本閩延府之時番江慈休里 世宗十四年婆豬江野

人侵掠時番江獐項柵閩延江界二府隔遠未及救十

五年就二府間慈休里等地置郡 世祖朝齊蓋四郡

之地茂昌在甲山之西而北距帛綠江二里閭延在茂
昌之西而北距帛綠江四里虞芮在閭延之西而西距
帛綠江一里慈城在虞芮之南而西與江界接迤邐布
置據江上游其地在漢當屬玄菟郡之西蓋馬縣在渤
海當屬帛綠府之神州歷考前史漢置玄菟郡於沃沮
魏玄菟太守王順建高句麗王宮過沃沮十餘里至肅
慎氏南界元置合蘭府於曷懶甸皆自開原建州地方
斜渡帛綠歷江界廢四郡甲山等地入南北関以經畧
之四郡之為咸鏡一道之衝要如此是謂必守之地也
在昔襍種侵軼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之人者害人是亦

世祖朝棄四郡之意也今則不然曷淶江一帶無風塵
之警版圖以內置郡置縣又何不可之有復四郡之議
故多異同難之者不過曰復之固也不可耕也復與土
地孰重孰輕乎可以一言而定矣癸丑正月初三日前
仕江界府使權權入侍奏曰滿浦鎮之玉洞上土鎮之
麻田嶺間地膏沃民多願耕者有禁標或木或石定廢
郡之境邊地嚴重營府不敢擅許若於王洞北數十里
麻田嶺南七里限慈城界展標許耕則既不妨於採獲
大有益於生穀上問曾經道伯戶曹判書沈頤之亦
以許耕為便上遂命行會閩西自本年超墾俾有關

土募民之效限年勿徵稅又令道臣於今年冬募民
實數勸耕幾許狀聞詩云日開國百里盛哉期可以見
矣

折風

三國志高句麗官大加主簿著幘其小加著折風形如
弁南齊書高句麗冠折風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
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荅曰此卽古
弁之遺像也芝峯類說羅濟笠超出新羅百濟也高句
麗辛禍元年令諸司胥吏著白方笠是已本朝為外
方吏人所著而黑之士辰變後久廢不復崔有源為京

畿監司首令營吏依平時着羅濟笠吏等甚苦之未幾

還廢

芝說
止此

按羅濟笠趨旣高句麗之折風也其形与弁

相似又玉融云頭上定是何物隆然可恠故也此豈非

所謂羅洛笠耶高麗時及國初為晉吏所着則小如

之遺俗也是笠迎風能隔而挫之故古稱折風新羅

百濟似效高句麗而着之因名羅濟笠爾今則白之為

孝冠晉吏不復知其為渠輩所着以高頂笠子為折風

巾者非也

自帶方郡至倭

三國志云漢時韓屬樂浪郡桓靈之末韓濊疆威郡縣

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
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興兵伐韓歲舊民稍
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又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
中徙郡至倭循海窅水行歷韓國卽南卽東到其北片
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
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
山險多溪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
自沽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至一支國官
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按樂浪為平壤
府帶方為海西京畿之境韓國為湖南拘邪韓國似是

加羅國東語狗謂之加伊加羅者駕洛今金海府也對馬國今對馬島一支國今一支島歷々可考特其忱程記里有古今之殊徑迤之別未可準爾漢末公孫氏據有遼東經畧東土凡三世五十年為司馬懿所滅想有一部舊籍為陳壽所得故其叙海東諸國特詳因此又覺韓者帶方以南夷國舊號漢人目其大者曰馬韓小者曰狗韓

女真坪

李校理明淵外補端川之槩洞萬戶歸為余言自本鎮北行百餘里為隱龍德烽臺北俗呼山頂為德登烽台

望見女鎮坪極目無際東北接茂山西北接甲山坪周
七百里云西北三四十里許有山陡起周遭若城城內
白塔森束不其數問津卒此為何名對曰萬塔細察之
城与塔必是天作問汝曾往見否對曰不曾往見又問
汝曾涉此野否又對曰不曾按女真坪考諸史志疑卽
高句麗東明王所都卒本川也萬塔疑旣魏書所稱紇
升骨城也卒本者亭賓也余撰渤海考以三甲等地定
為亭賓府難之者曰唐書稱率賓馬三甲山谷中有何
馬耶余甚病之乃今始知甲山之於端川隔一女真坪
而端川產良馬此豈非一證耶女真坪在昔為野人之巢

穴梨洞雙青黃土岐等鎮為防野人而設之也今無野人諸鎮將有望空坪甚無義又棄其地不耕不收殊可惜也李校理又言在鎮遊覽時或見野中羣狼奔突而去或見羴羊掛角於絕壁而暝村伍零星為諸鎮將所誅求困不能聊生亦不知射獵云

東國禮俗

東國禮俗與中國不同者甚多東國卑賤遇尊貴於路不得騎馬不得掉袂不得用扇障面不得含竹吸烟如有立者不之令坐吏胥則至於俯伏雨不敢戴油帽寒不敢著耳衣皆惶忙脫去中國則無掉袂開扇含竹等

諸禁而坐者以起立為敬卒隸至賊者外亦不下馬三
國志高句麗跪拜伸一脚周書百濟拜謁之禮以兩手
據地為敬今武弁叅現宰相尚如此以其異於中國故
作史者記之爾

蒙古語

蒙古語天曰驕葦力卽漢書匈奴傳匈奴謂天為撐黎
是也日頭曰納刺依稀似我國語馬曰莫林与滿洲語
同呼高麗曰瑣瓏葦臊鼠亦瑣瓏葦未解其意也我國
人遇蒙古惡其嚙遇滿洲惡其葦意者蒙古遇我人則
以為臊耶我俗小兒戲以絲繫雉尾順風揚之曰姑姑

梅蒙古以鳳凰為苦苦妹乃知姑姑梅者即苦苦梅也
我人在高麗時頗習蒙古語

紅旗浦偵探

曾在內閣西庫閱書有偵探日記一卷關北將校忘其
名潛涉豆滿江偵探登登磯事情者新爛不堪者近於
徐直閣齋中見紅旗浦偵探記一卷慶興府校金萬彬
所撰蓋後春東北海中有紅旗浦或稱紅嶺其北又有
登登磯亦海嶼也寧古塔等處軍民及流寓漢人躲避
嶺中挖獲捕貂鼠我北民亦有竄入者遂致滋蔓時除
不輸征稅清人界兵搜討 本朝遣謀偵探事聞邊情

金萬彬鞋韋之筆未免蕪拙且不識華語將軍謂之將
俊牛录章京謂之劉累將李發什庫謂之有叱耳山名
水名無以憑據鈔其大畧乾隆十一年丙寅六月十二
日御史軍官兵營裨將慶興府使約會于西水羅裝二
船具糧將校金萬彬朴亨萬南濟極韓始輝金鳴重通事
金世江李濟益船人私奴牛蘭金內奴巴辭回等乘昏
發船泊烏喝巖十二日過豆滿江口作飯祈神泊嚮子
島十三日過胡羅山泊瑟頌島十四日以後或登山瞭
望或下陸猜探遇後春地方章京名德發什庫名足
有阿寧古塔牛录章京等領兵運糧赴紅旗浦者屢被
利村

詰問輒對以本國民三十餘名逃入紅旗浦故奉官令
詞援彼人不甚恠之乃以紙筆墨扇子硯匣鑰匙白米
鹽漿等物分贈彼亦以鹿皮布幕回禮又見其以者皮
船刳木運糧船行甚遲我人為審度中事情請以我大
船分載彼人大喜遂與章京一人芥十庫三人同乘我
船至紅旗浦泊船解下糧帑登高望見羣山萬疊盡之
餘麓東北迤入海中如鶴翼逃民廬舍所在焚蕩盡聞
逃民初至萬餘名今則自首者過半被拿者四百餘名
其餘奔竄深山故駐防搜捕紅旗浦之外又有四島曰
者唐伊曰江居于子曰野羅曰愁齒俱是逃民巢穴紅

旗浦後峯曰高高登子浦之南又有青蟲浦之東又有木蛇蟲自寧古塔至紅旗浦二十日程云七月初八日与彼人相別囑以日後如拿木國逃民縛送後春境上交解遂發船十三日回到豆滿江口舉火放礮西水羅鎮將舉火應礮

山都

錦山農夫朝起視牛欄中有鬼如四五歲兒裸體跨牛而坐拔其毛牛戰栗不敢動農夫揮杖擊之輒為所奪拔毛自若無可奈何戒之曰不知汝是何鬼將牛毛何用生牛去其毛必死矣我有累年所聚牛毛一簣以此

與汝勿拔生牛之毛遂舉毛櫜投之于前鬼跳下牛戴
之入山翌朝視籬側投還其簣芥之皆獲也奄成富戶
校書柳校理英喆說此事此卽山都也錦為南地故亦
有此恠歟

砮矢

女真矢用砮未必犀利過於鐵其實乏鐵故也或云砮
鏃入肥卽折難於挑出隣敵畏之此或似然北人畊田
往往得之吉州之野最多或挿於觸體可知為曷懶甸
古戰場也余曾得青紅各一校長二寸許成龍洞出守
北青得二鏃一斧龍淵子檢書龍汝出而誇之鐵視余

曾得者微短斧無登可異似是用木挾縛以擊人者也
余勸龍汝以斧製研龍汝贈余一鏃

花戶油窓

錢芳標薊獻詞話京師冬月旣以紙糊窓格間用琉璃
片畫作花草人物嵌之曲室中視外無微不矚從外而
觀則無所見此歐陽楚公十二月漁家傲詞所云花戶
油窓也蓋元時習俗已尚之

錢說止此

按本國紙淨勒亘糊

窓著油蠟光明如泥銀色元時想用此法今我俗戶內
必置卍字複窓將移用圈又用琉璃嵌之以窺外風俗
之轉相沿習如此

象記

朴燕巖熱河日記中象記一篇余曾評以天下至奇之
文今錄全篇以為下酒一讀記曰將為恠特譎詭奇
鉅偉之規先之宣武門內觀于象房可也余於皇城見
象十丈而皆鐵鎖繫足未見其行動今見兩象於熱河
行宮西一身蠕動行如風雨余常曉行東海上見波上
馬立者無數皆穹然如屋不知是魚是獸欲俟日出暢
見之日方欲海而波上馬立者已匿海中矣今見象於
十步之外而猶作東海想其為物也牛身驪尾駝膝虎
蹄淺毛灰色仁形悲聲耳若垂雲眼如初月兩牙之大

二圍其長丈餘鼻長於牙屈伸如蠖卷曲如螭其端如
蠶尾挾物如鑷卷而納之口或有認鼻為喙者復覓象
鼻所在蓋不意其鼻之至於斯也或謂象五脚者或謂
象目如鼠蓋精窮於鼻牙之間就其通體之最小者有
此比擬之不倫蓋象眼其細如姦人獻媚其眼先笑然
其仁性在眼康熙時南海子有惡虎久而不能馴帝怒
命驅虎納之象旁象大恐一揮其鼻而兩虎立斃象非
有意殺虎也惡生鼻而揮鼻誤觸也噫世間事物之微
僅若毫末莫不補天天何嘗一一命之哉以形體謂之
天以性情謂之乾以主宰謂之帝以妙用謂之神号名

多方補謂太褻而乃以理氣為造化播賦為造物是視
天為巧工而椎鑿斧斤不少間歇也故易曰天造艸昧艸
昧者其色皂而其形蒙也譬如將曉未曉之時人物
莫辨吾未知天於皂蒙之中所造者果何物耶麴家磨
麥細大精麤雜然撒地夫磨之功轉而已初何嘗有意
於精麤哉然而說者曰角者不與之齒有若為造物跌
然者此妄也敢問齒與之者誰也人將曰天與之復問
曰天之所以與之齒者將以何為人曰將使之嚙其物
也復問曰使之嚙物何也人將曰此夫理也禽獸之無
手也必令啄啄俛而求食也故鶴頸既長則不

得不頸長然猶慮其或不至地又長其喙矣苟令鷄脚
做鶴則餓死庭間余大笑曰子之所言理者乃牛馬鷄
犬耳天与之齒者必令俛而噬物也今夫象也樹無用
之牙將欲俛地牙已先距所謂噬物者不其自妨乎或
曰賴有鼻耳余曰子其牙長而賴鼻無寧去牙而短鼻
於是說者不能堅守理說稍出所學是其情量之所及惟
在乎牛馬鷄犬而不及於龍鳳龜麟也象遇虎則鼻擊
而斃之其鼻也天下無敵也遇鼠則置鼻無地仰天而
立將謂鼠嚴於虎則非內所謂理也夫象猶目見而其
理之不可知者如此則又況天下之物萬倍於象者乎

故聖人作易取象而著之者所以窮萬物之變也歟

金山金始

高麗史契丹遺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似是金三王子
金十王子以東音書之者也猶莫俄爾岱之為龍骨大
馬福塔之為馬夫大又倭將沈安頓吾乃是明史所稱
石曼子讀史者不可不知華語不特人名而已西北界
山名水名以東語華語叅究然後可辨如豆滿土門富
車富察之類是已

嘔血臺

寧遠城東路左有寺寺後有山号为嘔血台我人相傳

云清太祖努爾哈赤寇寧遠袁崇煥用火咒大破之努爾哈赤以數騎遁至此忿恚嘔血而死想當時我人或目擊或聞於遼瀋間人也按明史袁崇煥傳清攻寧遠崇煥集將士誓死守清兵戴楯穴城崇煥令閔辛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被却續云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吊且以覘虛實此文止此張廷玉輩秉史筆固當為清祖宛轉諱敗而詳其語意清祖之因敗忿恚自殞信矣亦安知不為紅夷大礮所傷耶

漢字

金直閣以書狀官赴燕而歸與余在內閣話燕事云遊

正陽門外某處遇漢朝士數人筆談其一人熟視曰先生何其習於漢字也答曰不習漢字更習何等字其人曰無本國字乎答曰無其人曰皇上家亦有本國字答曰弊邦自箕聖東封以來禮樂文物比侔中華安得不用漢字皇上家本無漢字其人大笑余曰中國人不甚讀書者其言類多如此逢我人輒問旱道來水道來又問貴國有火前詩書乎又指笠頂孔雀羽曰此是皇上賞賜否皆不足答至於何其習於漢字之問可謂尤甚者也公之答大快其人之大笑者蓋因皇上家本無漢字一句搔着癢處金直閣亦大笑後數日又在內閣南

直閣云近有一長者多讀經史善製表策適在他坐隱
几而卧見諸少年傳玩乾隆室筆驚問曰乾隆能書乎
少年曰然長者取視良久曰此是乾隆筆云爾乎少年
曰然長者曰恠哉恠哉此兀良哈效我國者何其若是
之巧也諸少年莫不匿笑余聞而絕倒此言可敵漢朝
士及復勝也

古芸堂筆記卷之三

儒州柳得恭 惠風

我書傳於倭

倭子慧竅日開非復舊時之倭蓋緣長碕海舶委輸江南書籍故也我書之傳於倭中者亦多戊辰通信使諸書記與倭儒筆談有紀國瑞者云見高麗史輿地勝覽攷事撮要兵學指南懲毖錄望華集保閑齋集退溪集栗谷集又有上月信敬者云見陽村入學圖說晦齋九經愆義退溪聖學十圖啓蒙傳疑朱書節要天命圖自省錄要谷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啓蒙補要解化書之流

布倭中無甚關係至如兵學指南懲必錄乃是秘書未
如何許姦人潛賣於倭館倭曾引芝峰類說中語妄認
蔚陵出此事亦足鑒戒

淡婆姑

倭呼烟為淡婆姑呼截煙為支三伊我人語亦然蓋此
艸本自倭中来故我人學倭語而呼之也今人不知其
為倭語妄解之曰淡婆姑者膽破塊也烟性破痰故也
支三伊者鎮三味也湖南之鎮安關西之三登出佳烟
故也其說似通然傳會甚矣自古妄解者類多如此

嘆咭剎國

癸丑赴燕賚咨官手本曰嘆咭喇國在廣東之南海外
乾隆二十八年入貢今年又入貢頭目官嗎憂咭呢嘶
噹喇二人係是語國王親戚一行共七百二十四人其
中一百人進京仍赴熱河餘留天津府進貢物十九種
製造奇巧西洋人所不及九月初由天津水路回國
此按此卽紅毛夷倭呼吉利是段者是也

樂浪人

後漢書循吏傳王景字仲通樂浪誨郎人也八世祖仲
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
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

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閔為郡三老
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
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閔與決
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閔獨讓爵帝奇
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闕眾書又好天文術數
之事沈深多伎藝辟司徒伏恭府時有薦景能理水者
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後儀渠吳用景塢流
法水乃不復為害

此傳止

此段當採入閔西志中

呼盧賣困

放翁詩呼盧院落譁新歲賣困兒童起五更註鄉俗歲

夕蒙博謂之試年庚立春未明相呼賣春因今東俗蒙
夕盛為紙牌戲婦婦女兒童擲柶荆條三寸上元未明
呼賣暑俱有所沿

東詩緣起

麥秀歌麥秀蘄蘄兮木杳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子至德歆河水潑潑兮曷有其極日月休兮維后之

懿德兮

箕子朝
鮮民

公篚引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墜而死

將奈公何

朝鮮吏霍里
子高妻麗玉

黃鳥歆翩翩黃鳥雌雄相依

念我之獨誰其與歸

高句麗
琉瑯王

人復讚三極五葉背陽向

陰欲來求我檟樹相尋

高句麗人

詠孤石曰石直生空平闊

四望通巖根恒灑浪樹抄鎮搖風偃沅恒漬影侵霞更

上紅獨拔羣峰外孤秀白雲中高句麗定法師遺于仲文神策

究天文妙籌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高句麗將乙支

德龜背文百濟同月輪新羅如日新百濟義慈王時聖帝帶讚

雲外天頒玉帶盧辟雍龍袞雅相宜吾君自此身彌重

準擬明朝鐵任墀新羅真人時帖門詞聖帝魂生子臯荆

郎室亭飛馳諸鬼衆此處莫留停新羅真人時太平頌大唐

唐開洪業魏魏室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繼百王統天

崇兩施理物體含章深仁諧日用撫運邁時康播旗何

赫赫鉦鼓何鏗鏘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

顯遐通競呈祥四時祀玉燭七曜巡萬方維嶽降宰輔

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皇

新羅真德王女

唱敬誰

許沒柯斧我斫支天柱

新羅粹元

贈智證大師挽則不留

空門鄧侯師是支鶴我非趙鷗

新羅憲康王

憤怨詩于公痛

哭三年旱鄒衍含悲五月霜今我幽愁還似古皇天無

語但蒼蒼

新羅隱者王巨仁

無題詩圓通真性外空化法身中

觸物元無著聞聲不欲聾

新羅薛聰

返俗謹化雲心芳惠淑

貞洞寂滅芳不見人瑤艸芳芳思芬蓋將奈何芳青春

新羅薛承中女瑤

送童子下山空門寂寞汝思家禮別雲房下

九華愛向竹欄騎竹馬懶於金地聚金沙添瓶澗底休

招月烹茗甌中罷
美花好客不須頻下淚
老僧相伴有

烟霞

新羅王子
金地藏

與賈岳聯句沙鳥浮還沒
山雲斷復連

新羅使

棹穿波底月
般壓水中天
賈古鏡細字三水中四

維下上帝降子於辰馬
先操鷄後搏鴨此謂運滿一二

甲暗登天明理地
遇子年中與人事混踪跡
沌姓名混

沌誰知慎與聖
振法雷揮神電於巳年中二龍見一則

藏身青木中一則現形
黑金東智者見愚者盲
與雲注

雨與人征或見盛或見衰
為滅惡塵滓此一龍子三四

連代相承六甲子
此四維定滅丑越海未降須待酉此

文若現於明王國
恭氏安帝永昌

恭封弓
高時

絕影馬識絕

影馬至百濟亡

後百濟
甄宣時

此為東詩緣起編大東詩紀當

以為首

海人

南懷仁坤輿外記海人通體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墨
相連如髭小西海曾捕得之進于國王與之言不應與
飲食不常王以為不可狎復縱之海轉眄視人鼓掌大
笑而去外記此丙辰仲夏葺書屋有一役夫自言見人魚
問之曰曾傭于仁川魚商家商費數百金編柵捕勒魚
不獲一頭甚愁悶一日潮退見有人若十餘歲兒裸體
端坐柵內就而審之則頭髮豎如猪鬣踈踈可數其眼

則魚也手足之指聯如鵝掌而爪鉅如鵝鳥外此肢體
與人酷類又腋挾一雛魚商羣輩大駭之欲驗其牝牡
則舞爪禦人蒙莫敢近商曰聞有人魚此其是也人魚
多油吾當殺而取之人魚哀啼淚簌簌下商惻然謂之
曰吾當放汝汝能使我多獲勤魚乎人魚又笑商乃決柵
而放人魚挾雛而坐波上用一手一脚游而去奮迅若
飛其翌日高大獲勤魚二十餘頭二人魚又在柵中意
其雄雌驅魚酬恩也商敬而送之按此與南懷仁之說
相符而又詳焉其曰海人曰人魚命名之殊也其能報

思亦鮫人之類也海中怪物何所不有

引進使印

曹伸瓚錄 成宗乙巳冬鏡城人畊田得古印以獻其

篆文曰引進使印西隅刻云天恭四年記上今弘文館

考之引進使則高麗官名天恭則元遼金史皆無考

項錄

此止按天恭東真蒲鮮萬奴年號也蒲鮮萬奴者高麗史

所稱萬奴皇帝也元史地理志金末其將蒲鮮萬奴據

遼東元初癸巳歲出師伐之生擒萬奴師至開元恤品

東土悉平麗元史并未言其所都地方得其引進使印

於鏡城則鏡城疑其所都也

朴義射殺楊古里

清一統志云楊古里滿洲正黃旗人姓舒穆祿氏庫爾喀部長郎桂之子也太祖以女妻焉從征輝發烏喇取鐵嶺潘陽遼陽皆先登太祖嘉其勞績命位次貝勒從太宗南侵敗明總兵蒲桂於郝城北又敗明兵於錦州擢三等公晉超品公崇德元年與英郡王阿濟格入邊城至安州克昌平等一十二城俘獲十餘萬二年從至朝鮮有敗兵竄伏崖間竊發烏鎗傷重而卒楊古里目弱冠從軍衝鋒挫銳大小百餘戰被鎗滿身戰功最著持身敬慎歷事兩朝恩遇殊絕沒之日太宗親臨喪次

慟哭不止追封武勲王以子塔瞻襲起品公順治中配
享高敞縣志云朴義勇力絕倫擢武科除部將 仁廟
丙子為金羅兵使金俊龍裨將行軍到水原陳于先教
山與虜大戰射殺其將楊古里虜購求甚急義隱不出
後除直洞萬戶按朴義射殺楊古里與高麗金允侯射
殺蒙古元師撒禮塔其事正相類統志以射殺為中鳥
鎗傷重而卒者爽實也金允侯處仁城中一頭陀也以
功授上將軍朴義官不過鎮將今人罕有知其姓名者
可歎

開國方畧丁卯滿洲兵進駐平山貝勒岳託欲班師貝勒阿敏曰吾嘗慕明朝皇帝及朝鮮國王所居城郭宮殿無因得見今既至此何不一見而歸乎其在建州時痼歎若此可想渠輩所居之甚荒陋也我國人每稱滿洲勇將曰要退東音要退即華音岳託也

女真不知兵

開國方畧丙子戶部承政嗎福塔前鋒將領勞薩等率兵三百為賈人裝運夜馳往豫親王多鐸貝子碩託尼堪率護軍十人緹之管兵部貝勒岳託額駙楊古里寧每旗一員兵三十往濟豫親王多鐸軍進圍南漢山城

以此考之清汧大兵未出來之前其兵不過四千三百人兵法十倍圍之未聞以四十餘兵圍人之大城也此古人所謂女真不知兵者耶以四十餘兵圍城而又拙兵往禦南道援師額駙楊古里為湖南壯士所射殺此又孤師深入犯兵家之所忌也其時我國諸將恨未力戰使滿洲得志而歸耳

鄭六同

葉蒼霞集都御史王公墓誌云士辰之後朝鮮陪臣鄭六同陷于賊平義智親信之六同為我內應當露梁戰時急焚火藥應我軍賊是以大敗鄭六同未知何人而

立如此奇功東人未有知者余編忠武公全書時未檢
蒼霞集恨不能牽聯書入也

李邦翼漂海日記

濟州人前忠壯將李邦翼為覲其父於京師丙辰九月
二十日與五人同舟渡海遇西北風大作漂去四日望
見大嶼意謂日本境待泊之際又為東北風所驅向西
南方十月初六日泊於中國福建省之澎湖界官司問
情轉送臺灣府又送廈門至福建省城歷浙江江南山
東界至北京丁巳閏六月初四日渡鴨綠江二十日入京
師與父相見上命入侍詢狀除五衛將續除全州中

軍借見其日記嚴州之子陵臺蘇州之虎邱寺楊州之
金山寺皆所歷覽且言望見洞庭湖此則東洞庭也又
金山寺內有儒生千餘人校書刊書云豈無可與言者
耶好箇江山樓臺人物不能發揮生色可恨然猶李邦
翼稍識字能作日記說甚風景濟州人常常漂入中國
而歸問之但云江南飯極好李邦翼父前五衛將光彬
曾赴武舉渡海漂至日本之長碕島自是番舶所湊處
市里繁華有醫士迎光彬至其家款待勸晉光彬堅諸
歸國醫士引入內堂出妖嬌少娥使拜光彬曰吾家累
千金無一箇男只有此女煩君為吾婿吾老且死千金

之財君所有也時其女齒白如霜未染鐵汁果是室女
也光彬大言曰棄其父母之邦耽慕財色投屬異國犬
彘之不若也且吾歸國登科富貴可得何必君之財與
君之女哉醫士知其無可奈而送之鄭檢書桤與光彬
親熟說此事光彬雖是嶺中武弁毅然有守可尚也彼
長疇醫士亦知兩國和好已久約條甚嚴而敢誘上國
之人極為妖惡

紅毛番

丁巳九月慶尚道觀察使李亨元三道統制使尹得達
鱗次扶啓異國船一隻漂泊東萊之龍堂浦凡五十人

鼻高眼碧戴白氍毹般中貨物石鏡十里鏡無孔銀錢
之屬漢清蒙倭話俱不通使之書字如雲如山以手指
東南颺口作吹噓狀似是待風之意其語一句有云浪
加沙其即倭語長崎島也番幾日順風楊帆而去其疾
如飛云云此乃紅毛番人倭所謂吉利是段者也 孝
宗四年亦曾漂到濟州分屬京外諸營而今人不復知
也

駢

尚書肅慎之命傳曰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駢貊之屬武
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卽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肅慎

氏來賀疏曰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駢駢卽彼韓也
音同而字異爾雅語云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
卽政奄與淮夷近者而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
伐淮夷而滅之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
言王伐之不是成王親自伐之肅慎之在中國又遠於
所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此疏止以此觀之三
韓之韓本是駢而後改爲韓歟句麗之句亦作駒與漢
書異也成王旣滅淮夷用偏師伐駢駒云爾則越海用
兵若唐伐百濟之事歟抑自遼東涉箕氏之都而攻之

歟未可知也

鳧吏

爾雅疏九夷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歸
五曰鳧吏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案
鳧吏者夫餘之音轉也

番人舄櫓

丁巳九月紅毛番人之來泊東萊也余略錄其問情狀
本笑後聞萊伯之言則其舩制有蓋板如我國龜舩蓋
板上有牖可以出入作螺螄梯回旋升降左右版內列
房纍纍穿板為窓悉用琉璃嵌之舩內朱漆晃朗犬豕

鵝鴨等豢畜之所潔淨異常又有一所貯長槍累百柄
人各佩一弓槍船四隅皆安大礮堅三桅可斷可續長
短隨宜其人見岸上牛行豎兩拳於頂上作角狀以求
之萊人竟不與之館倭必欲往見萊伯嚴加防守及聞
其去倭問於我人口責國曾遣船探望乎我人答以不
曾倭曰何其疎濶耶焉有異國船歸去而不知其所向
乃如此朴檢書宗善云乙卯年間在燕中見番人入貢
其頭目戴無頂藤笠穿紅緞衣袴赤髮髯髻髻以白屑
立於班次滿漢朝士圍住揶揄番人不勝其困流汗淋
漉一躍而避之人皆大笑及訪江南總督孫士毅子戶

部主事衡出示番人風槍比我國鳥槍稍細而長其丸
小如蘓合元不用藥裝有風門用銅扇如盃蓋樣者幹
機以激之丸跳出無響百步之內可以命中孫主事言
此人人可能未必學習君試見之遂以片紙畫梅花五
圈糊揭壁上以次中其圈洞八數寸蓋亦兵器之奇妙
者也云是皇帝賜總督者始意萊海來泊番人所持鳥
槍卽此物也復問其鳥槍之制於萊伯則云小如簾策
火門裝石機發而火出造次用之又妙於風槍伊番等
兵器可知其無所不有也

龍門山熊蔬葉似馬蹄故亦名馬蹄蔬又補香蔬余不知其何草也近閱本草綱目杜衡釋名杜葵又馬蹄香又土鹵又土細辛葉似葵形似馬蹄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方藥少用惟道家服之令人身衣香詳諸家說似即熊蔬也

日本栗

高麗史忠烈王二年獻日本栗於元先是趙良弼使日本得栗種于義安至是成實按今之昌原府內之車衣上里有古城址土人謂之義安舊邑基其地有栗雜於樵場每秋與草混刈明春抽枝當年結實而其房小如

榛子霜時房罇實零僅如大豆味絕甘土人傳為倭果而不知其為趙良弼所傳種也徐學士出補昌原為余錄示如此且許今秋分嘗其味亦可謂好事矣

皮荻栗辨

戊午八月二十九日西郊迎 駕班遇薑山李侍郎說徐學士日本栗事薑山曰曾亦知之密陽皮荻栗意即其種也昌原栗每歲被刈故其實特細歟薑山之亦或似然舉此以問徐學士徐曰非也密雖近於昌原而非義安舊地也皮荻栗不特密陽有之閔西之咸徒三和等處亦多此種今昌原栗自是當年結實與他州無異其實

之細非因屢被刈也何况土人謂之倭栗則明是趙良
鄉所種者甬皮荻栗木艸所云茅栗栗之小者也

渾脫舞

顧寧人日知錄云杜子美詩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
行序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舊唐書郭山惲
傳中宗引近臣宴集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胡三省
注通鑑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氍帽人多效之謂
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
源縣尉呂元泰上疏言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為渾脫駮
馬胡服名為蘓莫遮非雅樂也顧說止此今妓女舞劍必著

軍服戴氍毹俗謂之鈿舞即唐時渾脫舞也

薩拉蜜

康熙御製集論人中有曰滿洲呼呢呀爾馬蒙古呼庫
門高麗呼薩拉蜜皆直曰人云云東人何嘗以人中為
薩拉蜜乎似是康熙皇帝使彼中通官指我人之人中
而問之曰甚麼我人答曰人中彼又指人字而問曰本
國話甚麼我人不知曲折釋人字而對之彼遂曰高麗
人以人中為薩拉蜜也豈非可笑之甚者乎論各國風
俗方言者自古如此不可盡信

速頻押蘭元的改

高麗史恭讓王四年三月庚子幹都里兀良哈諸酋長
皆授萬戶千戶百戶等職有差且賜米穀衣服馬匹諸
酋感泣皆內徒為潘屏又勝諭諸部落曰洪武二十四
年七月差李必等賣勝文前去女鎮地面豆萬等處招
諭當年幹都里兀良哈萬戶千戶頭目等即便歸附已
行賞賜名分俱各復業所有速頻失的覓蒙骨改湯實
憐八隣安頓押蘭喜刺兀兀里因古里宰魯別兀的改
地面原係本國公嶮鎮境內既已曾經招諭至今未見
歸附於理不順為此再差李必等賣勝文前去招諭勝
文到日各各來歸賞賜名分及凡所欲一如先附幹都

里兀良哈例此按豆萬今作豆滿清統志作土門速頻
者遼志所稱亭賓也押蘭者金志所稱曷嬾也兀的改
者似是胡里改也宋二帝遷於此今之會寧等地也

副勅英和詩

乾隆皇帝祔廟副勅內閣學士英和南館詩一首云文
物衣冠國輜軒使暫停海雲當戶白山樹逼樓青咫尺
天臨赫東南地效靈幾回窮遠目千里望堯廷筆法甚
精妙似是旗下翹楚歸時題関西驛館一絕云紅燈十
對曉籠紗十里行過見早霞送客垂楊搖曳甚一條條
上掛冰花又新警可喜

曷蘓館

曾撰東國輿地志未詳曷蘓館之地在何處近姑以華
語求之在唐曰泊汭口在遼曰曷蘓館在金曰波速路
在元曰婆娑府音相似而文隨變也乃是鴨綠津渡諸
處也

阿蘭陀

倭漢三才圖會

良安尚
順撰

阿蘭陀至日本海上萬二千

九百里按紅毛國西北之極界寒國也凡有七大州阿

蘭陀其一州而今為總名其國主號古牟波爾亞其國

人色皙毛髮紅鼻高眼圓而有星常提一脚去尿貌似

犬衣服多毛織義飾異于它好好同賈交易于遠國置
伐官于峽嚙吧國名補世補羅留通市舶於日本及諸

國每十年一度為總計勘定其次官者每年六七月來

于長崎寓居於出島翌年春參于江戸勤年始及交伐

禮與六七月來者交代去乃是人其人補加此丹
其官

閉止留又次總用橫文字食雞猪及諸肉皆不用箸常
名米伊世年

食麴餅呼之曰波年如饅頭又鯽肉傳猪油為乾脯呼
無餡者

曰羅加年切片吃之以為美味凡食間軍官鼓舞于前

以進之其悠悠貌如此然皆不長壽凡六十歲者似本

朝百歲計而甚稀有也五十有餘為老衰而未二十者

專務家業性精巧藝天文地理美術及外治醫療甚良
凡阿蘭陀商船往三十五六箇國交易諸品來故異品
珍寔不可勝計如東京備刺加暹羅咬啞吧者與中華
人同阿蘭陀亦往互市焉如蘇門答刺琶牛榜葛刺波
斯等泥等之諸國總三十有餘國阿蘭陀人常往來也
蓋其船皆入帆而不嚴大洋順逆風也又崑崙曾斯有
野人身如黑漆國人舖食誘之賣與番商船作奴按今
大阿蘭陀船中所乘來人有身如黑漆者俗呼曰黑防
其人輕捷能走於牆上蓋久呂年者崑崙之唐音也防
者無髮人之通稱也

五國城

朝野雜記徽宗初葬五國城後七年金人乃以梓官遷

行在寓于龍德別宮

云

東都事畧靖康二年三月丁

巳道君皇帝北狩紹興五年四月乙未帝崩十二年八

月乙丑歸殯于龍德宮十月丙寅葬永祐陵宋史后妃

傳鄭皇后從上皇帝幸青城北遷留五年崩于五國城

謚顯肅梓宮歸入境承之以櫛納罩衣其中與徽宗合

槨于會稽永祐陵輟耕錄楊璉真瑕發宋陵事引周密

癸辛雜識云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

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至此被發掘徽欽二陵皆無一

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檠一枚而已蓋當時
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詐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
二帝遺骸浮況沙漠初未嘗還也云右出於讀禮通
考當入於北門關古蹟

達州始末

武備志女直考云國朝分為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
直居達州毛隣諸處者曰達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
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飢渴喜戰鬥達
州居中為雄長而王呆阿台諸部最桀獠時貢時叛萬
曆初好語誘撫順之守將出而殺之是時神廟新御極

張居正為相以法繩邊吏凜凜事聞責之撫臣張
學顏鎮臣李成梁遂不蹟年掘其穴大有斬獲告廟獻
俘是時阿台之女夫曰他失他失之子曰教場成梁之
掩殺阿台也實使紹之已而并殺之阿台城下殺場有
子曰奴兒哈赤年十六請死成梁顧哀之且慮諸部勅
書無所寄遂悉以授之請封為龍虎將軍龍虎將軍者
國家授夷狄之尊官也奴酋遂藉以号台東方盡有諸
部之地歲以貂參互市得金錢十餘萬誘并江夷得其
珠窟懸珠屋角羅列珍寶子女璫繫侍御嚴肅儼然如
王者有南関灰叭諸部北関金白二酋者皆海西種也

奴酋以三女與南閔酋卜占吉因而襲取其地卜占吉
遁北閔娶金台他之老女奴酋怒欲攻之老女不敢嫁
已而金酋以二少女頗姣一以嫁卜酋一以嫁卜酋之
弟奴酋益怒金台失又有女嫁西虜宰賽已而夫歎故
宰賽欲復娶老女金酋許之而女不可賽宰怒奴酋乃
遺金帛賄西虜諸部且與宰賽婚使共搆北閔陰擾遼
地邊吏戒諭之不聽乃時出驍卒以護北閔奴酋益忿
曰北閔與我等夷也天朝何偏護焉然是時奴已富強
生聚修導訓練無暇日招亡命講星術論韜鈴天下皆
知其將大舉武備志之女直考率多刪去蓋彼中人諱

之而然爾韓大淵上舍所藏本完善故錄之

王仁

漢高帝之後裔有曰鸞之後裔有曰王狗轉至百濟
王狗之孫曰王仁當久素王時日本應神天皇遣使請
文人久素王以王仁送之太子菟道稚郎子及難波皇
子師之習諸典籍寔日本儒風之祖也王仁祝難波皇
異之王仁之後孫有曰文忌寸最曰播磨少目曰武生
連真象皆有官位日本向井地名之北有神祠曰東原大
明神祀王仁及牛頭天王此載日本人良安尚順所撰
倭漢三才圖會中正仁以炎漢之裔為外國經師闡其

儒風死享俎豆可謂奇矣而其配食之神則可怪也其

附錄王公大臣及先王先母之配食於廟者其

數與魯魯不啻於他國也此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其所以附錄也



